

献给某飞行员的恋歌 4

〔日〕
犬村小六 著

森泽晴行 插画

黄涓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献给某飞行员的 恋歌 4

犬村小六 著
黄涓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献给某飞行员的恋歌 4/(日)犬村小六著;黄涓芳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5043-4

I. ①献… II. ①犬…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5888 号

TOARU HIKUSHI E NO KOIUTA Vol. 4

by Koroku INUMURA

© 2009 Koroku INUMURA

Illustration by Haruyuki MORISAW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475

责任编辑:毛静彦

特约策划:李 殷 王皎娇

封面设计:汪佳诗

献给某飞行员的恋歌 4

〔日〕犬村小六 著

黄涓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印数 1—10,000 字数 120,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43-4/I·3966 定价:25.00 元

主要人物

【卡路儿·阿巴斯】

原名卡尔·拉·伊尔，曾是巴雷特洛斯王国的第一王子。凯格斯高中飞行科「圣特汝尔班」的学生。十五岁。

【艾黎尔·阿巴斯】

卡路儿的干妹妹，来自巴雷特洛斯。十五岁。

【奈奈子·花崎】来自斋之国。十五岁。

【莎朗·摩科丝】来自贝拿雷斯。十五岁。

【千春·得·鲁西亚】

父亲为巴雷特洛斯人，母亲为斋之国人。十五岁。

【班哲明·夏礼夫】来自贝拿雷斯。十五岁。

【宪明·柏原】来自斋之国。十五岁。

【伊格纳修·阿克西斯】来自贝拿雷斯。十五岁。

【克莉亚·库鲁斯】来自巴雷特洛斯。十五岁。

【光男·福原】

来自斋之国。伊斯拉空艇骑士团一等飞行员。

【沃夫冈·鲍曼】

来自贝拿雷斯。伊斯拉空艇骑士团一等飞行员。

【浮士德·费德尔·梅塞】

伊斯拉空艇骑士团团长——雷波特·梅塞的独生子。伊斯拉空艇骑士团一等飞行员。

【皇·罗多里哥·班德拉斯】

圣特汝尔班的导师。三十七岁。

【索妮亚·芭蕾斯】范·维尔班的教官。二十七岁。

【刘易斯·得·阿拉康】伊斯拉的航海长。

全世界首位发现「圣泉」的航海家。三十七岁。

【阿梅里亚·塞凡提斯】

伊斯拉外务长，对外防谍、谍报侦查与宣传谋略本部长。二十九岁。

【雷波特·梅塞】

伊斯拉空艇骑士团团长。典型的职业军人。

【妮娜·维恩特】伊斯拉管区长。

「风之革命」的旗帜人物，被誉为「呼风少女」。

【葛列果里欧·拉·伊尔】巴雷特洛斯王国的国王。已故。

【玛莉亚·拉·伊尔】巴雷特洛斯王国的王妃。已故。

目 录

序 章

001

第一章

你的名字是……

006

第二章

复仇

055

第三章

射击观测

107

第四章

恋歌

185

序章

她的身体比河流还要污秽。

女人踏入漂浮着泡沫的肮脏河水中，没有拉起裙摆，也没有脱下鞋子，一直走到河中央才停下脚步。

距离三百公尺左右的对岸以水泥堆砌护堤，上方林立着工厂。

太阳躲在云层后方，遮蔽整片天空的云朵一点点泛起灰色，告知清晨的到来。

“妈妈。”

站在岸边的男孩如此呼唤着浸在水中直到腰际的女人。

被称作“妈妈”的女人没有回头。

“你在做什么，妈妈？”

衣着褴褛的母亲只稍稍将头转向男孩。

她的头发凌乱，身穿破旧的棉衣，透出高贵气质的脸庞上，刻印着她至今尝过的苦难痕迹。

“我在洗身体。”

男孩一动也不动，望着母亲在肮脏的河水中沐浴。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

男孩这么想。

多亏母亲工作赚钱，今天他们才难得能够吃到美味的早餐。自从两人一星期前被逐出亚历山大宫殿、来到河岸的桥下遮风避

雨后，这还是他们首度吃到像样的食物。母亲想必工作得很辛苦，她现在仍旧静静地蹲在河里清洗身体。

——为什么？

填饱肚子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但男孩却感到极度的悲伤。映在河面的母亲身影，不知为何刺痛他年幼的心灵。

他的脸颊上滚落一颗又一颗的泪水。

母亲为了赚来今天的早餐，一定经历了极大的悲哀。他不想看着母亲的这副模样。

男孩哭着跑进河里。

母亲察觉到了，转头看着他。男孩扭曲着脸，张开双手抱紧母亲。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

“我不会再吵着要吃东西！我会去工作，所以你不要再去工作了！”

母亲呆滞地听着儿子的话，接着抱起他小小的身体回到岸边，湿透的衣服滴下黄褐色的水。她一再呼唤儿子的名字，并紧紧抱住他。

“原谅我，老是让你感到悲伤。原谅我。”

“妈妈，我没关系的。我不会让你送死。”

男孩紧紧抱着母亲。他们被夺走居所，放逐到陌生的土地，男孩心中也明白这样下去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我会去工作。我很擅长打架，可以去当强盗，让妈妈吃到好吃的东西。”

男孩虽然衣着破旧，但脸孔和母亲相似，模样非常美丽。他不经意地扭曲着端正的脸庞，如此央求母亲。

但是，母亲只是紧紧抱着男孩，颤抖的手显示她正强忍着泪水。

“不行，你怎么可以去当强盗？你继承着国王的血统，应该更

有自尊才行。”

母亲斥责男孩，他的眼角立刻由于憎恶而上扬。

“我才不屑他的血统！我只要妈妈的血统就行了！我要杀死那个家伙！”

“别这样，拜托，别说这种话。”

“他拐走了妈妈，来到完全陌生的国家！他自说自话地把你抓来，又自说自话地把你抛弃……那种家伙，我一定要亲手杀死他！”

“别这样！”

母亲皱起脸孔，紧紧抱住自己的孩子。

“憎恶只会替你带来不幸，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

“可是……要不是因为那家伙，妈妈现在应该还住在贝拿雷斯，过着幸福的生活吧？”

“别说了。反正我有你，国王将你赐给我，所以我不在乎。我很幸福。”

男孩哭得更加厉害。他心中充分感受到母亲的温柔，内心涌出的情感化成泪水迸出来。

“妈妈、妈妈！”

男孩每喊一声，母亲也呼唤着孩子的名字作为响应。

“可恶，给我记住……葛列果里欧·拉·伊尔！”

男孩喃喃道出仇敌的名字。统治巴雷特洛斯王国的国王，正是男孩的亲生父亲，也是夺走母亲住处、将她放逐到边境的人。

在那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母子两人都居住在桥下。除了环境不卫生之外，三月的清晨和夜晚也冷到足以冰冻人的地步，母子俩只能裹在同一条毛毯中忍受饥寒交迫。

男孩主要靠当扒手赚点零钱，也曾不止一次将同年龄的孩童拉到巷子里殴打并抢夺钱包。他虽然瞒着母亲，但有几次他脸上被打到淤青回家时，每次都会害母亲为他哭泣。

男孩打从出生便在亚历山大宫殿当仆役，因此早已习惯底层

的生活。他虽然继承国王的血统，但母亲却连侧室的身份都称不上，所以从来没有人把他当作王子看待。目前仍安居在宫殿中的第一王子卡尔·拉·伊尔，大概连男孩的存在都不知道吧？男孩和他的母亲永远不会出现在史书中，属于不可告人的存在。母亲只能住在宫殿的角落，在国王一时兴起来访的时候陪伴他一晚。由于最近政局不稳定，国王决定趁早铲除有可能被造反分子纠缠的种子，所以母子两人便被赶出宫殿，流浪到此地。

男孩虽然拼命赚钱，却很难买到足够的食物，这时母亲会在篮子里装满花朵，半夜离开住处，到了早上就会在笼子里装满食物回来，并在河里洗涤身体。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男孩都会紧紧抱着母亲哭泣。

贝拿雷斯王国贵族出身的母亲无法长久在街头生活，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某天早晨她终于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男孩在纹丝不动的母亲身旁哭了两天，最后在河边将遗骸火化。

男孩望着葬送的火焰飘向阴霾的天空，朝着母亲的灵魂发誓：

“妈妈，我一定要向拉·伊尔皇家复仇。”

接着他举起手中的玻璃碎片，狠狠地刺在右手背上。

他呻吟了一声，让碎片贯穿过掌心。

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

然而，这阵疼痛正是复仇的誓言。

今后他每次看到伤口，必定会燃起复仇的火焰。

“我一定要杀死你，葛列果里欧·拉·伊尔。”

他喃喃自语，用力转动着玻璃碎片，好留下永远不会消失的伤口。

“你也一样，卡尔·拉·伊尔。”

他喃喃说出同父异母的兄弟名字。

两人同样继承国王的血统，那家伙却悠然自得地在宫殿中生

活，自己则无人知晓，在宛若世界尽头的角落将母亲的尸体火化。总有一天，他也要让对方尝到同样的悲哀。

“革命爆发了！”

男孩被放逐到市井后，知道了民众对于拉·伊尔皇家的不满已经超越想像。这时，在亚历山大东方遥远的边疆地区出现一名号称“圣阿尔迪斯坦的女儿”的少女——妮娜·维恩特。她具有自由自在呼风的奇迹力量，被推崇为革命的旗帜人物，据说正逐渐扩展势力。只要参加革命军，获得一定的名声，总有一天一定能够向拉·伊尔皇家复仇。

“等着我，妮娜·维恩特。”

男孩说完，转身离去。

他不再回头，继续朝着掀起革命风潮的城市迈进。

他没有缝起贯穿手掌的伤口，口中呼唤着妮娜·维恩特的名字，遁入历史的阴影中。

第二年，妮娜·维恩特率领的十万市民在欢呼声中涌入亚历山大宫殿，将葛列果里欧国王处决。

第一章

你的名字是……

伊斯拉燃烧的那天晚上，我抱着自己的膝盖，躲在地下防空洞的角落。

这是专门让重要人物避难的防空洞，听说比一般人躲藏的防空洞更加宽敞，储备的水和食物也相当充裕，而且构造坚固，崩塌的几率很小。

然而，上方一再传来沉重的震动。在琥珀色的灯泡光线中，落下的土块和木屑越来越多，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们表情也逐渐变得不安。在这里无法得知地面的情况，更增添众人的忧虑。

大家只知道一点——伊斯拉正受到炮击。

我一直抱着自己的膝盖坐在原地，心里想着凯格斯高中飞行科的同学们。

大家是否安然无恙？有没有人受伤？学生们奉命进行后方搜敌工作，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我只能向圣阿尔迪斯坦祈祷，让此刻在战场上飞驰的全体同学都能够如同昨日一般，迎接朝阳的到来。

但是，祈祷没有传达到上天。

两天后，共同葬礼在范·维尔军港的码头举行。

让仪仗兵待命于前，我以“妮娜·维恩特”的身份，坐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俯瞰仪仗队。在我左右两旁的是四人议会的成员，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沉痛的表情。其中最让人难过的是骑士团团长——雷波特·梅塞。他因为自己不当的指挥而失去独生子，此刻犹如枯木般失去活力，一双眼睛呆滞地望着天空。

数百声空炮回荡在伊斯拉的青空。

寻获的遗体被放入木棺中，宣读过名字后，由士兵抬着棺材，经由木管投入圣泉中。出席者之间传来啜泣与痛哭声。人们朝着被抛落半空的棺材，呼唤着再也不会回来的死者名字。下方喷起的海面形成数百道彩虹，吞没一具具尸体。

没有找到遗体的人，便将写了名字的纸放在棺材里，投入圣泉。

熟悉的名字一一被宣读，这些人都是飞行科一年一班——范·维尔班的学生。

“浮士德·费德尔·梅塞。”

透过扩音器宣读的名字刺入我的心中。没有放入遗骨的木棺显得很轻，由士兵抬起之后投入圣泉中。

“光男·福原。”

刺入心中的无形之剑刺得更深，直到剑柄。

“沃夫冈·鲍曼。”

我感觉全身出现裂痕，从裂缝流出鲜血。我希望自己能够就这样粉碎消融于空气中。

浮士德是班上的核心人物，虽然有些过于自傲，但他不论在课业或实技方面都相当优秀，这一定是暗中努力的结果。他那贵族般的傲慢态度，或许是为了掩饰维持领导地位所做的努力吧。他有时会主动和内向的我攀谈，也会关心我在中央厅舍的生活。从他那铁面具的缝隙，偶尔会掉落出如同氧化物般隐藏的温柔。

光男的个性很老实，话少得几乎跟我一样，总是在意周围人的眼光。他虽然不喜欢引人注目，但是大家一起做菜时总是会率先

帮忙，就连洗碗、收拾等大家常常忽略的工作，也都会细心完成。他很喜欢飞机，熟知许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情，也能够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说明复杂的知识。

沃夫冈的块头很大，言谈举止很有男子气概，受到许多同学景仰。他的力气大，个性却很温柔，也擅长制作艾黎面的面条。他虽然不是个性特别出挑，但感觉相当可靠，随时随地都默默地守护着大家。

范·维尔班的同学们也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顶尖飞行员，日夜努力着，期待能够凯旋回到被逐出的故乡。他们虽然都是贵族高官的子弟，却咬紧牙关、汗流浹背地忍受辛苦严苛的训练，时而欢笑并彼此打气，共同渡过难关。

但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也无法和他们交谈。

当战死的学生名字一个接一个宣读出来，这项事实就变得更加明显，哭声几乎从内心的破洞倾泻出来。但现在的我身为妮娜·维恩特，无法放声大哭。身为管区长的义务，就是要将感情封闭于铁面具底下，冷眼旁观前方的情景——从小我就被训练随时做到这一点。

在会场远方的角落，我看到飞行科一年二班——圣特汝尔班——的学生，脸孔像豆子般大小。抵达圣泉之前和平欢乐的气氛已经消失，每个人都僵着表情，无言地目送落入圣泉的一具具棺木。没有一个学生高声呐喊或崩溃哭泣。

空炮的声音越来越远，夏空的颜色也逐渐淡化。我仍旧将感情压抑在面具底下，等待着有人走过来拉下舞台的帘幕，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但不论我等多久，那个人都没有出现。

那天晚上，我和刘易斯提督一起用餐。中央厅舍遭受“天空一族”炮击而半毁，因此我和负责监视的乌西拉伯爵夫人借住在刘易斯提督的私人住宅。

当我们吃着简单的餐点时，提督针对今后伊斯拉的运作方式

进行简单的报告。

“我打算改变伊斯拉的航线。”

根据他的解释,这是目前的首要工作。

先前的战斗中,空族很显然预测到伊斯拉的航线,才能够预设埋伏。

“否则,他们不可能策划出那样的作战计划。”

提督似乎是借着和我对话,整理自己脑中的思绪,因此好似在朝着远处的对象说话一般。

“要从三方面分头攻击移动中的伊斯拉,根本是奇迹。如果说空族真的是神明的眷属,那我也没办法,但是从逼供俘虏一事可以知道,他们和我们没有太大差别,一样都是人类。平凡的人类为什么能够进行那样的攻击?很简单,因为他们知道伊斯拉是朝着不动星艾堤卡在前进。既然掌握了伊斯拉的航线和速度,但凡是人类就能发动先前那样的攻击。只要事前研拟详尽的作战计划,就能够将数支战队集结到预期的迎敌空域。”

提督没有碰盘中的食物,自顾自地说话。

“既然如此,在脱离圣泉之前,就别让伊斯拉朝着艾堤卡前进。我们可以不断改变航路,回避敌人的埋伏,这样一来敌人也没办法展开同样的攻击方式。他们应该会进行零散的袭击,却很难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决战计划。伊斯拉只要在离开圣泉之后,再度以艾堤卡为目标就行了。问题是……”

提督干脆将叉子扔回桌上,仍继续自言自语。

“改变航线有一个缺点,先前寄信给我们的神圣雷瓦姆皇国……或许也会失去和我们再度接触的机会。”

伊斯拉与空族交战后,来自未知国度的信件装入通信筒寄达此地,我也读了那封信。

神圣雷瓦姆皇国据说位于往东南方前进之处。

他们和巴雷特洛斯同样信仰唯一真神——圣阿尔迪斯坦,并且拥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身体特征与相同的国体。伊斯拉今后

如果要继续生存，势必得和他们合作。

“据说雷瓦姆也流传着和我们相同的创世神话，那么，他们应该也知道我们是以艾堤卡为目的地，才能预测我们的航路，并投递那封信。但是，如果我们将航线偏离艾堤卡的方向，双方就会失去接触的机会。”

根据那封信，雷瓦姆也派遣探索舰队来到圣泉，并与空族处于交战状态，和伊斯拉的状况几乎相同。他们在探索中一定也为了避免空族的攻击，不断改变航线。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无法以无线电沟通的情况下，双方碰面的机会将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

刘易斯提督考虑到这样的缺点后，仍旧决定要改变航线。

“总之，最重要的是要脱离圣泉。只要抵达可降落到水面的海域，就可以进行充电。飞机的航行限制解除之后，就能够对抗空族，也可以增加搜敌用的飞机，这样一来和神圣雷瓦姆皇国碰面的可能性便会增加——这是目前能够选择的最佳对策。”

提督祈祷般的语气中完全没有平时嬉笑的态度。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此刻的局势相当急迫。

我感觉提督的声音好似从远处传来。他虽然向我进行报告，但这些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项。有关伊斯拉运作的一切都由四人议会决定，妮娜·维恩特只是装饰用的管区区长，没有否定权，只能默默认可，和傀儡没什么两样。

用餐完毕后，我回到分配给自己的简朴房间，换上居家服。

窗外已是一片漆黑。自从和空族战斗以来，伊斯拉到了夜间就会实施灯火管制，不再像以前那样半夜还有人在街上游荡。负责夜间戒备的双座式战斗机飞过寂静的范·维尔上空，螺旋翼的声音在远处回荡。

我拉上窗帘、点亮桌灯，把额头贴在化妆台上，闭上眼睛。

自从那一夜以来，一切都变了。

这里已经不是抵达圣泉之前乐园般的伊斯拉。

死伤实在过度惨重。

展现在眼前的“战争”散发着浓重的油脂味。刺激胃部黏膜的异臭上层，弥漫着弹药硝烟、烧焦的人肉与粉碎的钢铁气味。在浓郁的气味中，熟悉的人们一一死去。没有道别的机会，年轻的躯体瞬间被炸弹和机枪子弹撕裂。

悲哀这个字眼根本不足以形容。

我只能默默忍受着不可言喻的沉重压力，无法躲到任何地方。我只能紧闭着嘴唇，把额头贴在化妆台上，默默承受一切。

今后该怎么办？

从明天开始，我该如何面对幸存的飞行科同学？

我有面对他们的资格吗？

我能够继续隐藏妮娜·维恩特的身份、装成一般学生“克莉亚”，厚颜无耻地接受训练吗？这样是不是太过卑鄙？

我觉得——我在欺骗大家。

即使平常和大家一起接受训练，到了战斗的时刻却独自被隔离到安全的场所，抱着膝盖躲在防空洞里。等到战争结束，又厚脸皮地回到大家面前，像玩游戏一样驾驶飞机。

——我太卑鄙了。

责备自己的声音不断从意识底层响起，几乎要切碎我的心灵，让我痛苦不已。

——卡路尔。

为了寻找逃避的场所，我轻轻呼唤这个名字。虽然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举止很可悲，但至少在独处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好难受，卡路尔。

我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幻想中对他泣诉。

——我该怎么办？

我在心灵的角落问他。他想了一会儿，开口回答。

——我想，我们不能忘记所有死去的人。

——我们必须好好追悼大家。

——然后要连同他们的份更加努力，绝对不能气馁。

我点点头。幻想中的卡路尔对我微笑，继续说：

——没有人会说你卑鄙的。

——那是刘易斯提督的命令，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事根本不值得你烦恼。哈哈，克莉亚，你实在太在意鸡毛蒜皮的小事啦。

我问他“是吗”。他笑着点点头，开口回应：

——你别独自烦恼。

——我们是一起努力的同学啊。

——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找我商谈。

——希望你不要隐藏秘密，那会让我感到更难过。

虽然说话的只是幻想中的卡路尔，但我心中仍感到一阵刺痛。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跳到床上。

我闭上眼睛，将脸埋进枕头，并将枕头紧紧抱在胸前。

——就算我说出实话，你也不会讨厌我吗？

卡路尔呆了一会儿，接着发出爽朗的笑声。

——哈哈，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克莉亚，你还真奇怪。

我犹豫一会儿，对着幻想中的卡路尔问：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似乎在很久以前见过面？

——我觉得……我好像曾经见过你。

卡路尔露出狐疑的表情，歪着头问：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哪里见过面？

我看着他的金发、美丽的碧蓝色眼珠、气质高雅的眼神与全身上下散发的高贵气息。

火焰覆盖我的视野。

接着是群众野蛮的呐喊、布满夜空的飞行战舰，以及燃烧的皇宫。

国王跪在地上，王妃被拖到街上，受到众人嘲笑。